

插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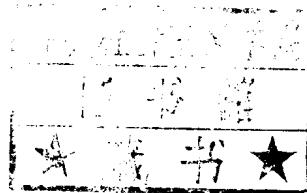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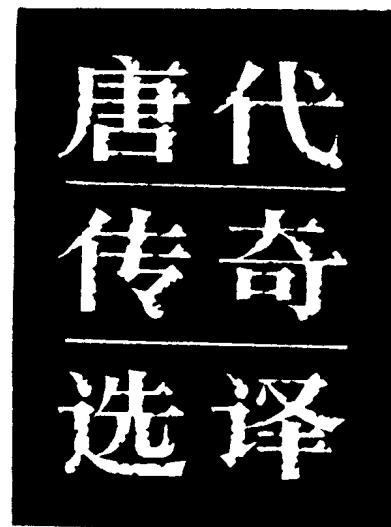
唐代
传奇
选译



585 1

插 图 本

2242.7
1



周 樑 伽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唐代传奇，这枝古典文学园地中的奇葩，千余年来，以它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着广大读者。然而，由于时代的久远，语言不似今日的详明易懂。为了普及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品，应广大读者的迫切要求，我们特请周楞伽先生编译了这本书。选篇尽皆精华；译笔简洁流畅，基本上忠实地传达了原著精神；展现出情节的曲折宛转；保持了人物的鲜明个性。从而使读者获得高度的美感享受而更深刻地认识当时的社会本质。插图二十七幅，也皆生动有致本书可谓文图并茂

插 图 本 唐 代 传 奇 选 译

周 楞 伽

责任编辑 王鸿芦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5 印张 327 千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530册

统一书号10219·64 定价 2.10元

前　　言

我国小说起源很古，在诸子书中，就有许多神话寓言，初步具有小说的规模，不过这些丛残小语大多情节简单，叙事朴实，既无波澜起伏，又少人物性格及心理描写，一般都不把它们当小说看待，但它们实是小说的雏型。

在《汉书·艺文志》三《诸子略》里，载有小说一家，自《伊尹说》至《百家》，凡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但已只字无存。尚存于今的小说，只有《山海经》、《穆天子传》，过去史学家也不以之列于小说。至于现存的所谓汉人小说，如托名东方朔作的《神异经》、《海内十洲记》，托名班固作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以及郭宪的《洞冥记》，伶玄的《飞燕外传》等，据鲁迅说：“多是假的”、“盖无一真出于汉人。”只有西汉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列仙传》，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袁康的《越绝书》，可信是真的汉人著作。

汉人小说虽多出于假托，但除少数记人间琐事外，大旨不外乎谈神仙，这因为作者只有刘向父子是儒生，得读禁中秋书，其他多半是方士，欲以自神其教，所以往往依托黄帝、伊尹，侈谈

D1175 / 1

海外仙山，虚构得道登天，谎称长生不死，以投时好。荆楚南方则又多信巫鬼，流风所扇，这些小说的内容，几乎无非是谈炼金求仙，神鬼怪异。当时佛教尚未盛行于中国，所以作品中还没有地狱轮回之说，因果报应之谈；其有羼进佛家语的，就可证明是后人伪作。

到了魏晋六朝，佛教盛行，当时所译佛经很多，其中有文学故事，也有神鬼怪异之说，合中印两国的神鬼思想于一起，便促成了六朝志怪小说的流行。这一类叙述超自然的神怪故事的作品极多，有托名魏文帝曹丕撰的《列异传》，晋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葛洪的《神仙传》，荀氏的《灵鬼志》，陆氏的《异林》，戴祚的《甄异传》，祖冲之的《述异记》，祖台之的《志怪》，苻秦王嘉的《拾遗记》，宋刘义庆的《幽明录》，刘敬叔的《异苑》，东阳无疑的《齐谐记》，梁吴均的《续齐谐记》，任昉的《述异记》等。其叙佛家因果报应经像灵效一类迷信之谈的，则有宋刘义庆的《宣验记》，齐王琰的《冥祥记》，北齐颜之推的《集灵记》、《冤魂记》，隋侯白的《旌异记》等。这些鬼神志怪小说，除少数尚存外，多半已经佚失，仅有遗文保存于唐释道世撰的《法苑珠林》，宋李昉纂修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中，鲁迅《古小说钩沉》已多数辑录，不难从中窥见一斑。

记述人间琐事和历代君臣嘉言懿行的小说，西汉末年就有刘向的《新序》、《说苑》和旧题为刘歆所作的《西京杂记》（经考证作者实为晋葛洪）。自东汉以征辟察举选择人才以来，乡间间的清议成为察举的根据，于是品评人物形成社会一时的风气，刘劭的《人物志》就是如何品评人物的著作。虽然由于党锢之祸，以及天下丧乱，名教动摇，魏晋之交法治的严峻，优秀的知识分

子往往不得其死，一般士大夫为避祸起见，多逃避现实，趋于厌世消极的道家思想，以玄言清谈、超脱放旷为立身处世的原则，但品评人物的风气从东汉到晋代始终没有衰歇。顺帝时有颖川太守朱宠问士于郑凯，献帝时有会稽太守王景兴问士于虞翻，三国吴孙亮时有太守濮阳兴问士于朱育。晋时蔡洪由吴郡赴洛，洛中人见面就问他吴中名士，他答以吴展、顾荣和陆云等六人，人各加以赞语。正由于社会上有这种品评人物的风气，便在志怪小说外出现了一种志人小说，著名的有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梁沈约的《俗说》等。至于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的《小说》，更是熔志人、志怪、琐闻、轶事于一炉了。

这就是唐代传奇小说出现以前文坛的情况，大抵以志怪为主，志人次之，所以一般人谈起六朝小说来，多以志怪为代表。而在志怪小说中，神仙思想的比重又大于佛，这大概因为道家的神仙之说是中土本有的思想，而佛教则是外来的印度输入之故。

二

小说到了唐代，起了一个大变迁，和以前大不相同，内容形式都不再是文辞简短，粗陈梗概的了。六朝人或记人事，或述神怪，都不是有意作小说，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结构布局。到了唐代，就起了一个质变，较前飞跃了一大步。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这就是说，唐人才开始用想像、描写等艺术手法，有意识地作小说。正因为有这不同，所以在内容方面，虽还不离搜奇记逸，或写爱情，或志神

怪，但布局结构却相当严谨宏伟，故事情节安排巧妙，富有戏剧性，曲折宛转，波澜起伏；塑造人物一般都有鲜明突出的个性，在细腻传神的生活细节描绘中，展开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语言的清新畅达，更非六朝小说所能望其项背。所以唐人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实是艺苑的奇葩，文坛的瑰宝，不亚于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戏剧在欧洲文学史上的位置。宋朝刘攽曾说：“小说至唐，鸟花猿子，纷纷荡漾。”洪迈也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因此后来的戏曲作家多半采取这些作品的内容作为他们写作的题材。

把小说称为传奇，是说所写的人奇事奇，可以传示于世，并没有贬义。只要看当时名臣文豪如沈既济、元稹、白行简、蒋防、牛僧孺等都写这种作品，后来且成士子投献主司的行卷之用，就可见唐人并不鄙视这种文体。当然，素来看不起小说的卫道之士，讥之为“驳杂之说”，贬之为“传奇体”，也是有的，但这并无损于它的价值。所以直到明代，还有人把传奇的名称移用到戏曲上去。

唐人小说比起六朝小说来，固然是一大进步，但它毕竟是一千多年前的作品，语言文字近于六朝的简古，而不似今天的详明，中间语气情节，往往删落甚多，盖在使人意会，不必言传，但这却不合于今人的阅读习惯。加之文章体裁又自骈俪体解放出来不久，文中常有偶句；再加文言白话的差异，古今语法的不同，这就给没有古汉语修养的读者带来相当大的困难，面对这文苑中的奇葩，这许多情节新奇的故事，却无法欣赏。因此有衬字补句，把它翻译成通俗的白话的必要。

三

现存的唐人小说，自单行到多篇的传奇集，总计不下数百万言，如果统统译成白话，虽千万言不能尽，事实上也没有全译的必要，因为其中除少数名篇外，大多转相因袭模仿，缺少新意，这是作者受了时代的局限，视野狭小，想像力贫乏，不能使幻想的翅膀展开得更宽广，多读徒然使人厌倦。到了后期，多篇的传奇集盛行，中间固不乏佳作，但很多却篇幅简短，大有回复到六朝志怪志人小说的趋势，类似笔记而非传奇，这就更不值得译了。有些虽属名篇，但所写事实已由明末冯梦龙、凌濛初采作题材，用纯熟流利的白话改写成拟话本，收入“三言”、“二拍”中，为读者所熟悉，也没有再译的必要。几经选择，结果共得六十六篇，分为上下二卷。上卷多属名篇，下卷除一二名篇外，大多采取情节新奇，足以动人耳目，或有现实教育意义的。手此一编，不是尝鼎一脔，窥豹一斑，而是既可从中窥见唐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风俗习尚，人物的悲欢离合，又可开豁心胸，怡情悦性的了。

关于唐人传奇，近人研究分析其内容的很多，甚至有人写成专书，所以大可不必再多所词费。不过在这些研究著作中，往往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就是西欧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倾向，由于小说演进到唐人传奇已趋成熟阶段，也都有了明显的表现。六朝的志人小说记真人真事，正如鲁迅所说：“或者援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开始有了现实主义色彩。其实这就是志怪小说，也不是浪漫主义的，因为六朝人“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他们的志怪，正如今日的记新闻。“六朝人视一切东

西，都可成妖怪，这正就是巫的思想，即所谓‘万有神教’。这种思想，本来是无论何国，古时候都有的，不过后来渐渐没有罢了。但中国还很盛”。所以六朝小说，不论志人志怪，都非浪漫主义的，直到唐人传奇出来，才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浪漫主义的领域。唐人传奇中的浪漫主义手法相当奇怪，往往把神鬼异事，谲怪之谈，托于当代有名人物身上，遂致扑朔迷离，真伪莫辨。有些文人更推波助澜，扩展他们的想像，使神仙、鬼怪、动物都人格化，并与人配合，演成所谓烟粉灵怪传奇，于是浪漫色彩更为浓厚，即使说中国小说中的浪漫主义开始于唐代亦无可。与此同时，现实主义的文学也有了更大的扩展，由于唐人传奇较六朝小说加强了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心理的描写，兼之现实的政治、社会、义侠、爱情等题材都是传奇的主要内容，便使作者笔端所触及的范围更广，在文学创作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因此唐人小说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方面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唐人传奇的题材，究竟可分为几类呢？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把它们分为三类，一类为恋爱故事，一类为豪侠故事，又一类为神仙故事。这样的分类显然不大准确，因为唐人传奇中豪侠人物促成或撮合男女的恋爱婚姻，以及神人姻缘、人鬼姻缘、人与动物姻缘的故事比比皆是，很难分清恋爱与豪侠、神怪之间的关系，而且题材的范围也绝不止如此狭窄，比较正确的分类应为：（一）志怪、（二）梦幻、（三）义侠、（四）政治社会、（五）爱情、（六）神仙、（七）灵姻、（八）传记。本书即以此分类序其先后次第。其中传记一类多半托名唐人，实非唐人所作，内容也属真人真事，是传记而非传奇。有些唐人写的传记反不如宋人写的好。宋人写传奇不如唐人，唐人写传记又远逊宋

人，这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将来拟把传记部分按人物时代先后另译成白话，这里就不加采取了。

四

把文言翻译成白话，也象翻译外国小说一样，要求信、达、雅。

信就是真实，传奇原是采摭奇闻逸事，并非信史，译者译笔可以做到忠实于原著，原作本身却并不可信。如《欧阳纥失妻诛猿》，不仅把梁将兰钦误为蔺钦，洞帅陈文彻误为陈彻，而且从兰钦南征的并不是欧阳纥，而是欧阳纥的父亲欧阳頠。欧阳纥也不是为陈武帝所诛，而是陈武帝死后十年起兵反叛失败，为陈宣帝所诛。作者因恶欧阳询而施诬蔑，遂不顾史实颠倒，译者于此也只能于注释中加以说明，不可能改动原文。又如《上清婢义雪窦相》，竟诬蔑有名的贤相陆贽“蓄养侠刺”，而尸位素餐嫉贤忌能的窦参，反被目为贤相，说他遭陆贽陷害。作者柳珵出自名门，不知何以颠倒史实，一至于此。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柳珵系记其世父柳芳所谈。或芳有憾于陆贽而造此谤语，亦未可知。这样一篇作品，正和《欧阳纥失妻诛猿》一样，同属谤书，不知何以各种传奇集都把它列为名篇，由于不能改动原文，只好把它移入下卷非名篇内，藉以示贬，这是为了求信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至于有些猥亵描写、封建迷信，乃至过分荒诞的地方，则不能因求信而完全忠实于原文，不得不加以删节。但神鬼怪异之谈，乃传奇的本色，现在科学昌明，反正没有人会相信，就一律不加删改，否则便没有几篇唐人小说可译了。

达就是达意。由于古今语法词汇的不同，要用今天的白话完全表达唐人传奇的原意。丝毫不走样，实在不是易事。第一是

唐人的习用语和今天不同，如常用在句前的“仅”、“仍”，和用在文中的“似”等字，意义都和今天不一样。“仅”不作“只”、“但”解，而作“经历”、“经过”解；“似”不作“如”、“像”解，而作“示”、“视”解，这些还不难译，“仍”则不作“仍旧”、“频仍”解，简直没有适当的白话语可以表达它的原意。有些词汇更使人莫名其妙，如《张文成狭邪游仙窟》中两次用“都卢”，究作何解，完全无法查考，只好勉强译做“都”。又如形容女人容貌的美丽，却用“虫蛆面子，妒杀阳城；蚕贼容仪，迷惑下蔡”四句，“虫蛆”、“蚕贼”，难免伤残，正好和美丽容貌的意思相反，又怎么可以直译呢？第二是有些传奇通篇全是骈文，虽然只有一二篇，其余都是散文，但散文中也常夹杂着骈俪的对偶句。据郑振铎说：唐代的通俗文乃是骈俪文，而古文却是他们“文学的散文”。这话似可信又不可信。可信是僧侣们讲唱的变文，确是都以骈俪为主，讲求对仗，尽管对得不通，对得不准，也还是一排排的对下去；不可信是开始于隋唐间的“说话”，如元稹在新昌里宅听说《一枝花》话，难道讲说时也是句句对仗、骈四俪六的吗？这样又怎能通俗易晓，使一般民众都听懂而感觉兴趣呢？如果说唐人见面交谈，寒暄酬酢，都是出口成双，发言必对，恐怕很少能有人相信罢？就算如他所说，可是这些在唐人视为通俗的骈俪语句，在今天一般读者看来也如同天书，就是译者也感觉无法能表达得恰到好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勉强能使读者看懂，却又对他那句句成双的对仗无可奈何，结果只好译成白话的骈文。

雅就是文雅。唐人作品，不论文章诗赋，确实都是写得雅韵欲流的。可是我们今天的白话，却不免有些粗俗，如何做到变俗为雅，或者俗不伤雅，也是一件难事，难就难在没有适当的白话

词语可以代替传奇中原有的文言词语，要保留原文不改，则读者看不懂，要改成通俗易懂，又难免俗而不雅，因此往往字斟句酌，再三修改。实在无法两全时，宁可保留原文中文雅的词语不改，另在注释中用白话说明。

说到注释，本书也略有特色。传奇作者为了炫示自己的才学，往往在文中引用了许多典故，这些典故有许多很冷僻，一般人都不熟悉。译者费了许多探索的工夫，总算都钩稽出来了，这就对读者的理解不无帮助。原文中的误字，过去《唐宋传奇集》、《唐宋传奇选》、《唐人小说》、《唐代小说选》中未曾校出以误传误的，这次通过翻译注释，也都发现并改正了。这对专门研究者也是不无用处的。

唐人传奇过去也曾有人选译过一些名篇，但遗漏的很多。像本书这样包括了所有名篇，并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遴选出许多富有代表性足使人赏心悦目的非名篇裒集在一起出版的，还是第一部。始作者总不免有些简单粗糙，如有错误或译得不准确的地方，希望读者不吝指教，以便改正。

周楞伽

一九八三年六月

目 次

上 卷

轩辕宝镜显灵迹	(1)
欧阳纥失妻诛猿	(15)
乐游园郑六逢妖狐	(21)
成自虚东阳遇怪	(31)
洞庭湖柳毅传书	(47)
郑承符智勇救龙女	(60)
邯郸道卢生黄粱梦	(72)
淳于棼梦入槐安国	(80)
昆仑奴磨勒盗红绡	(91)
魏州城红线盗盒	(97)
聂隐娘胜妙手空空儿	(103)
许虞候义夺章台柳	(109)
古押衙自刎撮良缘	(115)
韦自东除妖受骗	(123)
红拂妓夜奔李靖	(130)
永欣寺萧翼骗《兰亭》	(137)
裴仙先出死入生	(145)
贾昌斗鸡致富贵	(149)

张文成狭邪游仙窟	(157)
贤李娃不负情郎	(196)
张倩娘离魂奔婿	(209)
步飞烟殉爱亡身	(212)
霍小玉怒责负心郎	(220)
唐玄宗与杨贵妃	(230)
普救寺张珙遇莺莺	(236)
裴航蓝桥遇云英	(246)
封陟交臂失神仙	(251)
吴彩鸾谪配文箫	(257)
牛僧孺云阶拜玉容	(261)
颜浚会前朝佳丽	(268)
郑德璘洞庭奇遇	(274)
李章武重续冥欢	(280)
张云容复活缔姻	(287)
后土夫人下嫁韦安道	(293)

下 卷

陶岘遇龙失三宝	(301)
八角井金龙攫水精	(305)
遇白蛇李矿丧生	(309)
郭元振救女除猪怪	(313)
杨宗素求心遭猿戏	(317)
盘豆馆犬逐夭桃	(320)
王知古遇狐万安山	(324)
宁茵山庄遇牛虎	(331)

除虎僧提醒伥鬼	(337)
孙恪遇猿结仇俪	(340)
汝州道韦生遇侠僧	(347)
车中女官内救人	(350)
上清婢义雪冤相	(353)
陈鸾凤义愤斗雷公	(357)
元柳海岛遇神仙	(360)
陶尹二老逢秦人	(366)
江叟吹笛煮龙珠	(371)
樊云翘刺鼈救舟人	(375)
田先生复活齐推女	(379)
白皎助樊宗仁除奸	(386)
作法自毙三娘子变驴	(390)
吐面虫陆顺致巨富	(393)
裴谌得道炫仙术	(397)
种菜张老现神迹	(402)
萧旷洛浦遇神女	(408)
崔炜坠穴获佳偶	(414)
张无颇龙宫招亲	(424)
崔生娶玉卮娘子	(429)
三女星配姚御史子甥	(432)
织女星下降配郭翰	(437)
沈元机遇张女郎	(441)
赵旭遇合青童君	(446)

轩辕宝镜显灵迹*

隋朝时候，汾阴^①地方有一个姓侯的书生，是天下少有的奇人。王度曾以师礼事奉他。他在临死以前，把一面古镜赠送给我，说道：“你拿了这面镜子，那么世上所有的妖魔鬼怪都要远远地避开你了。”我接受了这面镜子，非常宝贵它。这镜子的横径有八寸宽阔，背后的镜鼻铸做一头麒麟蹲伏的样子。围绕镜鼻的四端，铸着龟、龙、凤、虎四种动物的形象，依照四个方向排列着。在这四方以外，又排列着八卦，八卦外面铸着十二生肖的形象，从子鼠丑牛到戌犬亥豕，每个时辰所代表的牲畜，无不毕具。十二时辰生肖外面，又铸着二十四个字，周绕着镜子的边框排成一圈，字体像是隶书，一点一划都很清楚，没有残缺，但却不是任何字书上所有的。侯生说：“这二十四个字是二十四气的象形。”把镜子对着太阳映照，那么镜背上的文字图象，全部反映在镜子正面的影内，丝毫没有差异。把镜子拿起来敲一下，就有一阵清脆的声音缓缓传送出来，整整一天方才停止。唉！这镜子跟一般普通的镜子实在大不相同，难怪它被一批高才博学的人所赏识，称之为通灵的宝物了。侯生常常说：“从前我曾听说黄帝铸造过十五面镜子，它的第一面镜子横径有一尺五寸宽阔，效法十五满月的数目，以下相次各递减一寸，从尺寸上看，这应该是第八面镜子。”虽然年代久远，图书典籍缺少记载，但高人学

士所说，未必会有虚假。从前杨宝^②救了一只黄雀，黄雀衔了白玉环四枚来报答，结果子孙四代都做三公；张华^③失去了龙泉剑，自己也生命不保，现在我遭逢干戈扰攘的乱世，平居常常抑郁不欢，隋朝江山如果一旦灭亡，我将到什么地方去谋生呢？现在宝镜又离我而去，可悲啊！

如今我把这宝镜灵异的事迹，一一写在下面，如果几千年后有人得到它，可以知道它的来历。

大业七年^④五月，我被罢免御史的官职回河东^⑤原籍，恰好侯生死了，因而得到了这面古镜。到了这年六月，我回长安去，到了长乐坡^⑥，住宿在一家姓程的人家。居停主人名叫程雄，新近受人寄养一名婢女，容貌生得非常端正美丽，名叫鹦鹉。我在这屋里住下后，想整一整鞋帽，拿出这面镜子来照看自己的面容。鹦鹉远远看见，就叩头流血的说：“我再也不敢留在这里了！”我便把居停主人叫来，问他是什么缘故。程雄说：“两个月以前，有一个客人带了这婢女从东方来。当时这婢女病得很厉害，客人便把她寄留在这里，说‘回来时当把她取还。’结果一直没有再来，不知道这婢女是什么来历。”我听了这话，疑心这婢女是妖怪，就拿着镜子逼近她照过去。她不住说：“饶命，我立刻现出原形。”我于是就把镜子遮掩住，说道：“你先说明自己的来历，然后再变原形，我当饶你的性命。”这婢女就向我再拜，自述说：“我是华王府君庙前一棵大松树下的一头千年老狐狸，由于我会变化各种妇女的模样，大肆诱惑男子，罪该处死，遂被府君追捕。我逃到黄河、渭河之间，被下邽^⑦陈思恭收留做干女儿，蒙他恩养我十分优厚，把我嫁给同乡人柴华。我和柴华情意不投，又向东逃走，出了韩城县，被一个过路人李无傲捉住。这